

政治意義的重新詮釋 I：一個進行中的計畫

政治性重探

2006 年 2 月 28 日

劉紀蕙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and Jean-Luc Nancy 他們兩人於 1980 年創立的「政治性哲學研究中心」是一個具有啟發性的學術創造過程。這個中心為時兩年，不少當代歐陸哲學家都曾經與他們進行對話，參與活動，例如德希達、李歐塔、巴里巴、伊希嘉黑、等人。這些人從八 0 年代到九 0 年代持續書寫與出版的，其實都環繞著者個政治與哲學的問題。

到底要如何以哲學思考的方式面對政治、重新詮釋政治？對他們而言，撤出/重探政治性問題，*retreating the political*，是從政治的通俗理解撤出，而對其本質(essence)進行哲學式的探問。他們強調他們只要提出問題，進行思考，而不要建立理論，沒有設限。然而，探討政治性的本質，有關 polis 的問題，卻並不是簡單地回到希臘時代，而是要重新檢視西方思想的政治體制化的問題(*political institution of so-called Western thought*)。例如他們要檢討政治性的封閉或是完成，馬克斯主義、集權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都是他們要面對的問題。。探討政治，便牽涉了社群、主權、主體、權力、社會關係紐帶的問題。

以集權主義為例，他們指出，集權主義的基本定義可以被描述如下：

集權主義可以被視為每一次激烈熱切地重新將國家人民實質化——再次納入或是再次肉身化，社會體再一次的組織。」 (*totalitarianism is here each time thought as the attempt at a frenzied re-substantialisation – a re-incorporation or re-incarnation, a re-organisation in the strongest and most differentiated sense – of the ‘social body’.*) (127)

他們注意到以上的描述其實可以適用於歷史上集權政體的例子。因此，他們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是否有較為軟式的集權主義或者新型態的恐怖政治正在發生？例如科技或是生產的控制？是否重複了身體政治的管理？激烈地建立共識？以心理主義建構的意識型態？是否民主政治危機或是政權轉換之際，都會進行此種重新組織與實質化的工作？今日的民主政治是否是另一種形式的集權主義？（128）現代城市是否也執行了一個新的集權共識的建立，一種新的超驗與他性（130）

我認為他們這一系列的思考工作最令我注意的，就是他們對於國家作為一個「社會身體」而進行美學化工程之問題的檢討。他們透過重新閱讀海德格以及他所討論的藝術作品之起源，而指出在座架(*Gestell*)與湧發(*Ereignis*)之間，國家進行了對於人民的塑造工作。因此，所謂法西斯心態的揮之不去，正是在於此構形的

吸引力。對於海德格而言，構形的基礎在於語言，在於神話。這也就是技術的問題。

Jean-Luc Nancy 問：現在我們可以作什麼？我們還可以要求改造世界，或是實踐一個希望嗎？我們能夠假設我們知道什麼樣的世界是好的嗎？他指出，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世界將會發展形成的是一個我們所不知道的世界。確定性其實正是封閉思考、不接觸的狀態。我們所能夠作的，是使這個世界能夠打開自身的不確定性。面對真實政治經濟的粗暴之時，我們能夠面對此刻的混亂、焦慮、不確定，提出問題，思考。(Resign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brutalities of economic Realpolitik clashed with feverish or eager words that hardly took the risk of saying exactly what was to be done.) (158)

同樣的，今日的我們，面對台海兩岸的不穩定局勢，西方世界與中東地區無法化解的對立，台灣內部隨時可以被撩撥的憤怒，我們能作什麼事？我們能想什麼問題？什麼樣的政治之完成是可以開始被檢視的？什麼樣的理論化思考已經建立了另外一種新的恐怖政治？

* * *

"Opening Address to the Centre for Philosophical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1980)

- 1 研究中心，一個工作的開放空間，提出問題，沒有設限，沒有排除，沒有既定的計畫。從「中心」撤退，退到邊緣位置，給自己更多空間，將問題重新思考一遍。
 - 1.1 對政治進行哲學性的探問，探問政治性的本質—the essence of the political (108)
 - 1.2 不要建立政治理論，不是政治學科，不要成為哲學，不以獨立領域的方式處理政治，而要直接處理政治(109)—direct approach to the political (109)
- 2 不是簡單的回到希臘的 polis，而是重新檢視西方思想的政治體制化(political institution of so-called Western thought)。
 - 2.1 檢討政治性的完成，或是封閉，如同海德格所提出的科技的探問一般，a certain completion of the political, the closure of the political, 110)，
 - 2.2 例如馬克斯主義，批判其政治性之完成，而同時將其以革命性的基進翻轉，思考此刻是否仍舊有「反叛」revolt 的可能性(111)
 - 2.3 政治性的完成與終結的檢討，例如集權主義，以及其烏托邦式對於社會體的想像(111)
- 3 認知政治的完成與封閉性，以及檢討哲學本身的權威性，就是所謂的「政治性重探」“recognition of the closure of the political and practical deprivation of philosophy as regards itself and its own authority – which leads us to think in terms of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112): 撤出/重探，retreat，是 engagement，

- 探討政治最初被構成的意義。The most archaic constitution of the political (113)
- 3.1 從政治通常被理解的模式中撤出
 - 3.2 重新處理政治，重新探討，對其本質提出問題
 - 4 討論 Marx, Bataille, Heidegger——時代意義，closure and re-appropriation (116)
 - 4.1 人民、主權
 - 4.2 牽涉了權力與主體結構的問題(116)
 - 5 Polis 的意義，
 - 5.1 牽涉了國家、權力、主體的問題
 - 5.2 polis 透過浪漫主義的詮釋，透過黑格爾，成為歷史主體(117)
 - 5.3 成為二十世紀檢討他者問題、第二自我、同情的形式、道德與宗教的源頭，共處的問題，agonistic 的問題
 - 5.4 基本上，是關係的問題 a question of relation (118), 有關社會紐帶，social bond，是朝向社群，也是朝向主體 的通道 a passage to community, a passage to the subject (118)
 - 5.5 從精神分析出發，處理佛洛伊德式的主體(118)
 - 6 從父親撤出，不是主體，不是客體，不是 figure，而是「母親」the mother (119)→
 - 6.1 所謂母親，是一個非辯證性的負面性，a non-dialectical negativity, the problem of an advent (of identity and relation) by (the) abstraction (of the 'subject'); or even the problem of that which gives relation as relation, insofar as the nature of relation (if it ever had a nature) is the reciprocal retreat of its terms, insofar as relation (but can one even speak of 'relation' in the singular?) is given by or proceeds from the division, from the incision, from the non-totality that it 'is'." (119)
 - 6.2 "It is the an-archy of the Arche itself" 是基礎的基礎 (119)

"The 'Retreat' of the Political" (1982)

- 此中心結束時的公開演講
- 1 回顧當時創辦此中心時所提出的三個思考重點：有關哲學的問題，哲學與政治的關連；有關集權主義的問題(totalitarianism)；有關撤退/重探的問題
- 2 有關集權主義的問題(totalitarianism)：「集權主義可以被視為每一次激烈熱切地重新將國家人民實質化——再次納入或是再次肉身化，社會體再一次的組織。」(totalitarianism is here each time thought as the attempt at a frenzied re-substantialisation – a re-incorporation or re-incarnation, a re-organisation in the strongest and most differentiated sense – of the 'social body'." (127)可以檢視——
 - 2.1 是否此分析可以適用於歷史上集權政體的例子？
 - 2.2 是否有較為軟式的集權主義或者新型態的恐怖政治正在發生？例如科技或是生產的控制？（或是學術生產的控制？）是否重複了身體政治

- 的管理？激烈地建立共識？以心理主義建構的意識型態？是否民主政治危機或是政權轉換之際，都會進行此種重新組織與實質化的工作？
- 2.3 今日的政治是否是另一種形式的集權主義？（128）
- 3 有關撤退，撤退到現代城市，一個新的集權共識的建立，一種新的超驗與他性（130）
- 3.1 權力的接合，如同暴君
- 3.2 人民的出現
- 3.3 特殊社群關係
- 4 因此，政治性的重探也是主權的重探(retreat of sovereignty)，例如 Bataille 所處理的問題（131）
- 4.1 最原始的古老的主權狀態不會發生，還未來臨
- 4.2 重探有關 unity, totality, community 的問題（131）
- 5 有關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是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的問題 Clastres, Balibar
- 5.1 基礎 Foundation, ground
- 5.2 有限性 Finitude
- 5.3 關係 relation
- 5.4 母親 mother ——Freud 所說的與他者的最初認同關係，mimesis；母性的撤退，母親的撤退
- 5.5 人的共處

"The Spirit of National Socialism and its Destiny"

- 1 海德格思考國家社會主義，思考政治之基礎，存有之基礎，就是國家的基礎，倫理的基礎，而這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基礎。國家社會主義是西方技術的完成，西方歷史，西方技術史的完成（149）
- 2 海德格與同時期的人對於科技的尼采式擁抱是不同的。他持續解構尼采，而不認為科技就是真理。在藝術作品的起源一文中，海德格指出，藝術作品的起源是國家美學。(national aestheticism)
- 3 所謂國家美學，也就是處理有關座架(Gestell)與湧發(Ereignis)之間的關係，如同相片與底片，甚至，國家社會主義本身就是美學。
- 4 海德格的政治詩學是浪漫主義式的出發點，要拯救傳統。海德格直到 1955 年所寫的技術的探問，才脫離了此浪漫傾向。（151）此處，有關 Gestalt 到 Gestell 的字義中的裂縫，riss, 建立 Bild, Bildung, Bildende Kraft。Lacoue-Labarthe 認為是 arche-fascist ontology, onto-typo-logy。建立類型。建立圖像。法西斯的驅動力量就是構形的吸引力。Gestaltung, haunting of figuration, (151)
- 5 海德格所看到的賀德麟，是凸顯他的德國性，神話性，此神話人物揮之不去。

而他所強調的普世性之承諾，其實是再次建立國家主義社群(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form of the nation state)，以種族(race)來看人類。(152)而真正的藝術家就是國家政客(the Statesman) (153)

"What is to be Done?"

- Nancy 問：現在我們可以作什麼？我們還可以要求改造世界，或是實踐一個希望嗎？我們能夠假設我們知道什麼樣的世界是好的嗎？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世界將會發展形成的是一個我們所不知道的世界。確定性其實正是封閉思考、不接觸的狀態。我們所能夠作的，是使這個世界能夠打開自身的不確定性。面對真實政治經濟的粗暴之時，我們能夠面對此刻的混亂、焦慮、不確定，提出問題，思考。(Resign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brutalities of economic Realpolitik clashed with feverish or eager words that hardly took the risk of saying exactly what was to be done.) (158)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In the Name of ...,"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pp. 55-86.

➔著重於 71, 75, -78 有關 polis 的討論

- 1 P. 75 ➔ Da, Sein, Polis 是歷史發生的地方

“Polis is usually translated as city or city-state. This does not capture the full meaning. Rather, polis means the place, the there [das Da], wherein and as which Da-sein is as historical. The polis is the place of history, the Da in which, out of which and for which history happens.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71)

- 2 P. 75 ge-stell, dichtung, techne, art,

政治性重探

第二週討論議題：

- 「政治性哲學研究中心」的設立目標是什麼？有什麼工作方向？
- 政治的完成是什麼意思？Philippe Lacoue-Labarthe and Jean-Luc Nancy 他們舉出了什麼例子？a certain completion of the political, the closure of the political (p. 110)
- polis 有幾種詮釋方式？為什麼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and Jean-Luc Nancy 說 polis 是關係的問題？
- 為什麼是從父親撤出，屬於母性的空間？(118-119)
-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and Jean-Luc Nancy 如何討論集權主義？如何定義？如何利用此定義檢視當今不同型態的集權政治？民主政治有集權政治運作的問題嗎？現代成是也有此集權政治的問題嗎？(127-130)
- 為什麼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and Jean-Luc Nancy 說，政治性的重探也是主權的重探(retreat of sovereignty)，例如 Bataille 所處理的問題（131）
- 有關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是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的問題 Clastres, Balibar
-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如何討論海德格所思考的國家社會主義以及國家美學(national aestheticism)？國家美學與座架(Gestell)及湧發(Ereignis)之間的有什麼關係？國家與藝術作品有何關係？為什麼法西斯的驅動力就是尋求類型、建立構形的問題？(149-151)
- 語言與神話在國家美學中扮演什麼功能？（151-153）
- Jean-Luc Nancy 問：現在我們可以作什麼？我們還可以要求改造世界，或是實踐一個希望嗎？我們能夠假設我們知道什麼樣的世界是好的嗎？他的答案是什麼？你同意嗎？(158)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In the Name of ...,"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pp. 55-86.

➔不必全看，可以僅著重於有關 polis, Da-sein, ge-stell, techne, art, Dichtung 的討論 71, 75, -78，以便加深上述問題的理解範圍

- 1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and Jean-Luc Nancy, "Opening Address to the Centre for Philosophical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The 'Retreat' of the Political," "The Spirit of National Socialism and its Destiny," "What is to be Done?"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107-158.
- 1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In the Name of ...,"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pp. 55-86.